

苏宝荣 武建宇 编著

训诂学



语

训诂学

苏宝荣 武建宇 编著

XUNGUXUE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训诂学/苏宝荣, 武建宇编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4. 6

ISBN 7-80184-230-8/H·31

I. 训… II. ①苏…②武… III. 训诂-高等学校-教材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3658 号

训 诂 学

苏宝荣 武建宇 编著

*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bs. 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233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训诂与训诂学	(3)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与训诂学	(3)
第二节 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的关系	(6)
第三节 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的关系	(8)
第四节 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的意义	(10)
第二章 训诂体式与训诂资料	(19)
第三章 形训	(29)
第一节 什么是形训	(29)
第二节 形训的方式	(32)
第三节 形训应注意的问题	(40)
第四节 形训的功用	(51)
第四章 声训	(57)
第一节 什么是声训	(57)
第二节 声训的发展	(58)
第三节 声训的方式	(61)
第四节 声训的功用	(64)
第五节 “右文说”及同源词研究	(68)
第五章 义训	(81)
第一节 义训及其表现形式	(81)
第二节 义训的实质——据文正义	(83)
第三节 关于“反训”	(89)
第四节 社会历史、文化习俗对词义的影响	(91)
第五节 形训、声训、义训三者的关系	(96)
第六章 说解词义的方式及训诂学的内容	(103)

第一节 说解词义的方式	(103)
一、直训	(103)
二、推源	(105)
三、义界	(106)
第二节 训诂学的内容	(109)
一、解释词义	(109)
二、串讲文意	(127)
三、分析句读, 阐明语法, 校勘文献	(128)
四、说明修辞手段, 阐明表达方式	(134)
五、叙事考史, 说明典章制度	(136)
第七章 训诂学要籍概述 (一)	(143)
第一节 《毛诗故训传》及《毛诗笺》	(143)
一、《毛诗故训传》概说	(143)
二、《毛诗笺》概说	(146)
第二节 《尔雅》	(149)
一、《尔雅》的书名、作者及性质	(149)
二、《尔雅》的内容及体例	(150)
三、《尔雅》的释义方式	(152)
四、《尔雅》的注疏	(155)
五、《尔雅》的价值及雅书	(156)
第三节 《说文解字》	(158)
一、《说文》概说	(158)
二、《说文》的理论基础与编写体例	(160)
三、《说文》的常用术语	(163)
四、《说文》的释义特点	(165)
五、阅读《说文》要注意的问题	(167)
六、《说文》的成就与局限	(171)
七、《说文》的流传与研究	(173)
第八章 训诂学要籍概述 (二)	(179)
第一节 《方言》	(179)



一、《方言》书名和作者	(179)
二、《方言》的内容	(180)
三、《方言》的研究	(186)
四、模仿《方言》的著作	(187)
第二节 《释名》	(188)
一、《释名》概说	(188)
二、《释名》的价值	(189)
三、《释名》对名实关系的认识	(193)
第三节 《广雅》及《广雅疏证》	(195)
一、《广雅》概说	(195)
二、《广雅疏证》概说	(196)
第九章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201)
第一节 中古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201)
一、汉语史分期及中古近代汉语的上下限	(201)
二、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的语言资料	(203)
三、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状况	(207)
第二节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法	(210)
一、词语考释	(211)
二、其他方面的研究	(219)
第三节 中古近代汉语中几种特殊语汇	(223)
一、模式词语和倒反词语	(223)
二、市语	(224)
三、译语	(226)
第十章 训诂学发展简史	(231)
第一节 初兴时期	(232)
第二节 发展时期	(234)
第三节 全盛时期	(236)
第十一章 传统训诂学的继承与发展	(243)
第一节 对传统训诂学的评价	(243)
第二节 传统训诂学的继承与发展	(246)
参考文献	(250)



○ 第一章

训诂与训诂学

第一章 训诂与训诂学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与训诂学

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叫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也就是说，它是由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部分组成的。训诂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里研究语言思想内容的一个学科，它是从语义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主要是文献语言）的。过去训诂学常被人看成是一门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学问，影响了它的普及；对于广大青年来说，“训诂”这个名词也比较生疏。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是训诂，什么是训诂学。

“训诂”这两个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代的《毛诗故训传》。“故训”就是“诂训”，“诂训”就是“训诂”。对于“训诂”的定义，历代训诂学者分别作过解释。如：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诂，训故言也。”“训，说教也。”这里许慎对“诂”、“训”两词是分别进行说解的。

晋代郭璞在《尔雅·释诂》第一条的注文中说：“此（指训诂）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讲得最为详尽。他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孔颖达从当时的训诂实践出发，阐明了“诂”和“训”的不同涵义，指出了“训诂”的意义和范围。孔氏认为，“诂”和“训”是解释语言的两个不同法则：



一、“诂”是解释异言的。所谓“异言”，就是同一事物因时代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对因时而异的古语，用当时的今语去解释；对因地而异的方言，用当时的通语去解释。这就叫做“诂”。所谓“异言”，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1. 因时间因素形成的“古今”异言。如：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尔雅·释天》）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

2. 因地域（或曰“空间”）因素形成的“方俗”殊语。如：

盾，自关而东或谓之戣，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方言》卷九）

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鏃，关西曰箭。（《方言》卷九）

逢、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方言》卷一）

3. 人为因素形成的“雅俗”之别。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由等级制度造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讲究“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同指一件事情，不同等级使用的言语也有不同。如：

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

其实，无论谁死都意味着心脏永久性地停止了跳动；这种不同的称谓，是等级制度的产物。

其二是出于文学作品修辞的需要。如：

（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过秦论》）

其中“席卷”、“包举”、“囊括”、“并吞”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八荒”也很难说有多大区别，而文学作品需要藻饰，这是由于修辞需要形成的异言。

二、“训”是“道形貌”的。所谓“道形貌”，就是对文献语言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的描绘与说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它所解释的语言单位不限于词，还包括句、章、篇；说解范围也不限于语义，还包括语言结构、修辞方法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分析。如《毛诗故训传》、赵岐《孟子章句》等较早的训诂著作，大多采用这种作法。

近代训诂学家黄侃对“训诂”一语的说解，反映了训诂学进一步发展后所具有的新的涵义。黄氏的说解更为简明扼要，他指出：“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侃先生颇有创新精神，他已注意用语言学的观点说明“训诂”的定义了。他对“训诂”的解释，说明他已具有了词义系统的观点，并且把它理论化了。

实际上，自从汉代《毛诗故训传》将“诂训”连用之后，“训诂”二字已经成为汉语传统语义说解的专用名词，没有必要再拆开分释了。总结前人的论述，参照今人的说解，我们认为：“诂训”就是“注解”的别名，就是用“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以通俗的话解释难懂的话”的方法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

以上说明了什么叫“训诂”。那么，什么叫“训诂学”呢？

前代学者多论及“训诂”，很少谈“训诂学”，但在搞清楚“训诂”的定义之后，我们也就容易明白什么是“训诂学”了。许多现代学者给“训诂学”下过定义，其中以陆宗达的说解最为精当。陆氏在《训诂简论》一书中把“训诂学”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他认为广义的训诂学“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狭义的训诂学是以研究“语言所含的思想内容”为核心，“是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的以研究语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后来，在陆氏与王宁合著的《训诂方法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指出：训诂学“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

总结前辈学者对训诂和训诂学的论述，我们认为：训诂学就



是以词义研究为核心的我国传统的语义学。它的任务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

第二节 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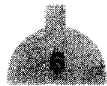
在搞清训诂与训诂学的定义之后，为了深入理解训诂学的研究范围，还必须明了它同相关的学科——文字学与音韵学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训诂学的定义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端。

广义的训诂学，实际上就是传统文献语言学的总称，它的研究范围目前尚未有人作过准确、科学的说明。大体上讲来，在内部，包括后来的文字和语言两个方面，语言又可以分为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彼此并无分工；在外部，与文献学、校勘学等也未能划清界限。所以广义的训诂学就是传统的“小学”，是把文字学、音韵学包括在其中的。汉代的刘歆在《七略》中提出了“小学”的名称，《隋书·经籍志》就把“小学”分为训诂、体势、音韵三类。宋代王应麟在《玉海》中说：“文字之学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从曲折之殊，《说文》之类；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尔雅》《方言》之类；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类。”这里所讲的“文字之学”指的也是广义的训诂学。

狭义的训诂学，虽与文字学、音韵学互相并列，各有分工，但彼此之间也具有复杂的联系。特别是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往往字与词的概念不分，语言与文字混为一谈，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三个学科之间联系的复杂性。下面，我们把三者的研究对象分别作一简要的说明。

文字学：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文字形、音、义的联系等。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后世要研究前代的语言，必须借助于文字。文字以它的形体，记录了音、义结合的词。汉字是语素—音节符号，一个汉字往往就



记录一个单音节的词；汉字又是具有表意特征的文字，文字字形同它所表示的词义的关系非常密切。传统的汉语文字学，重在识别汉字的字形，从字形出发来辨明音义，研究汉字的结构和演变规律。

音韵学：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沿革，注重辨析字音中的声、韵、调三种要素，并研究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异同。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从形、音、义三者关系来看，汉字的形体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对语言自身来讲，它是外在的因素，音和义才是语言本身必备的内在要素。因此，语音同字形相比，它跟语义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训诂学（狭义的）：我国传统的研究语义的学科，偏重研究古代的词义，特别是以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为主。传统训诂学不仅要研究语词的思想内容，而且要研究其使用条件、感情色彩，研究词义的系统性、词的产生和发展史。这些工作，往往都是通过对词的形、音的分析来进行的。这也就涉及到了文字学和音韵学。

总之，一方面，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三者是有其分工和侧重的：文字学研究偏重于形，音韵学研究偏重于音，而训诂学研究则偏重于义；另一方面，正如汉语形、音、义三者密不可分一样，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三者是互相联系贯通的。我们对古代语言文字的一切研究，都是为通晓古书的思想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训诂是我们全部工作的落脚点；同时，训诂学在解释语义时，是不能脱离文字这个前提和语音线索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学、音韵学又是训诂学的基础。训诂学中经常用来说明词义的方法有三种——形训、声训、义训，其中形训是以文字学为前提的，声训是以音韵学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我国历代有成就的训诂学家，都是紧密地结合文字学、音韵学来进行训诂学研究的。



第三节 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的关系

为了在训诂学的研究中注入新的科学方法，更好地学习和继承传统训诂学优秀的研究成果，我们还必须搞清楚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的关系。

训诂学同文字学、音韵学一样，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词汇学同语音学、语法学一样，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学科。而训诂学作为我国传统的语义学，也是以词义研究为核心的。因此，古代语言研究中的训诂学同现代语言研究中的词汇学，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当然，在语法学和修辞学还没有独立出来的时候，这两个门类的内容也是包含在训诂学之中的）。看不到二者的联系是不对的，把二者等同起来也是不对的。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正确地认识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继承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成果，发展汉语词汇学。

首先，我们要认识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渊源关系：

其一，无论训诂学还是词汇学，它们都是对语言的内容进行研究，特别是把语言的基本单位——词的内容，即词义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二者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其二，传统训诂学同汉语现代词汇学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现代词汇学的产生和发展，固然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但这只能是外因；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真正基础，则是汉语历时两千余年的传统语言研究。词义研究是传统训诂学的核心，也是现代词汇研究的主要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训诂学就是汉语现代词汇研究的前身。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二者的区别，不能把二者混同起来：

其一，我国的训诂学虽然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长期处于经学附庸的地位，因而偏重对古代书面语言



的研究，而且以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语言研究，特别是文献语言研究为主。现代语言研究中的词汇学则不同，它对古代与现代的语言、书面与口头的语言，都进行全面的 research，而且特别注重对文学语言和有声语言的研究。就这一方面看，传统训诂学的词汇研究同现代词汇学相比，无疑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

其二，训诂学既然是汉语传统的语义学，其本身则侧重于对语言的思想内容（主要是词义）的研究。而现代词汇学则不然，它不仅研究词的意义，而且还要研究词的结构方式，研究词义与词形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这种研究更带有系统性。

其三，就语言思想内容（即语义）的研究来说，传统训诂学却比现代词汇学广泛、细密。在研究范围上，它不仅研究词义，而且要研究句意、段意和篇意；不仅研究语义，而且研究与之紧密联系的修辞手段和表达方式。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就语义研究语义，而且要借助于字音和字形。而现代词汇学则着重对语言的基本单位——词的内容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词义同句意、段意、篇意是紧密相关的。因而相比之下，在对语义的研究上，训诂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在我们今天进行词义研究时值得很好地借鉴。

其四，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又称“朴学”，它提倡扎扎实实的学风，非常注重占有和研究丰富的第一手语言材料；但是，由于训诂学长时期内被统治者视为说字解经的工具，很晚才形成独立的学科，因而缺乏严格的科学系统和理论指导。而汉语现代词汇学与之不同，它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有其特定的科学体系和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二者各有所长，宜取长补短，以相得益彰。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训诂学与词汇学的关系：传统训诂学与汉语现代词汇学有着内在联系和渊源关系；但二者是不同时代语言研究的学科分类，其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有许多不同，不能把传统训诂学同汉语现代词汇学用简单类比的方法等同起来。



第四节 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的意义

训诂学是我国一门古老的学科，我们今天所以要继续学习它，研究它，不仅是因为它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因为它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

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目前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首先，可以指导阅读与整理古籍的工作，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余年。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今天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地继承。而古代著作是用古代汉语记录下来的，我们阅读古代文献，首先会遇到“语言”的障碍。要沟通古今语言，突破语言障碍，就必需学习训诂学。清代陈澧曾经说过：“盖时有古今，犹地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使古今如旦暮。”（《东塾读书记·小学篇》）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已经学习过古代汉语，可以读懂古书了，没有什么必要再学习训诂学了。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我们学习古汉语时，所用的书一般都是现代人注释过的书。如果把完全没有注解过的古书给我们看，可能就会遇到许多问题；即使是古人作过注解的书，我们今天看起来，也可能似懂非懂。这主要是因为古人语言研究的方法和注释的体例与我们今天有很大不同。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天，颠也。（《说文·一篇上》）

如果我们不懂得训诂学的知识，对《说文》的说解就会感到莫明其妙。其实，这一说解从训诂方式上讲，属于声训，“天”“颠”古音相通，从释义方式上讲，属于“推源”，“颠”意符从“页”，本指人的头顶；而“天”从“一大”，“大”即人形，“一”是头顶，“天”字甲骨文作“𠀠”，金文作“𠀡”，正象人的头顶。《说文》的说解，正是“天”的本义。传说中有个叫做



“刑天”的人，据《山海经》记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人之所以名叫“刑天”，是因为“帝断其首”，也就是说天帝砍了他的头；“刑天”即“断首”，“天”即指人的头或头顶。所以“天”的本义是头顶，后来才指头顶之上的天空，这已经是引申义了。

而且，光读懂古书是远远不够的，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深入理解古代文献的问题。要想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就更需要训诂学的知识。如我们今天还在用的成语“不速之客”，“速”是“召请”的意思；但从字形上看“速”的意符是“辵”，与行走有关，而与“召请”无关。查《说文》“速”字，另收“速”的古文形体作“从敕从言”，“召请”需用语言，故其字从“言”。“疾速”之“速”与“召请”之“速”本为二字，后世文字趋简，均写作“速”。再如我们今天把学习没有毕业的情况叫做“肄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肄”是一个古语词，《说文·三篇下》：“肄，习也。”《三国志·吴书·武帝纪》：“作玄武池以肄舟师。”“肄”是练习的意思。所以，“肄业”只是说这个学生在校有过学习的经历。又如“杜”的常用义是“杜绝；堵塞”义，如成语“防微杜渐”中“杜”即为此义。而“杜”的意符为“木”，本是一种植物的名称，《说文·六篇上》：“杜，甘棠也。”而“杜”的“杜绝；堵塞”义是怎么来的呢？通常有两种解释。《方言》卷七：“杜，涩也。”晋代郭璞注：“今俗语通言涩如杜。杜梨子涩，因名之。”是用引申分析词义。另一种说法，《说文·三篇下》：“敝，闭也。”段玉裁注：“杜门字当作此。”是把“杜”视为同音借用字。只有通过训诂的方法溯本求源，才能更好地了解词义的来龙去脉。

我们掌握训诂学这门学科，就不仅可以读懂古书、古注，深刻地了解古代文献所反映的古代社会情况和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可以纠正前人注解中的错误，还可以亲自给未曾注解过的古书作注。如《说文·七篇下》：“疾，病也。”又：“病，疾加也。”

